

闲话有多种：传老婆舌头，撇闲腔儿，说风凉话，背后议论人，闲言淡语斑驳闲杂等，或可作一种解，对与已无关的事鸡一嘴鸭一嘴实也闹不出什么名堂，然则谈兴正浓：话越说越大的时候三皇五帝到于今，话越说越小的时候则柴米油盐酱醋茶，饮食男女须臾不能离……古往今来闲话闲说有之，而凡正史野史或成事败事者不为闲话亦为闲话，后街陋巷亦因闲惹事生非……由此我们的「文人闲话」便可以见仁见智了。



书肉与书外

李洁非 著

BAI HUA WEN YI CHU BAN SHE 百花文艺出版社

话

文人闲话丛书

书内与书外

百花文艺出版社

书内与书外

作 者 · 李洁非

出版 发行 ·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址：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邮编：300020

电话：(022) 27312757

e-mail: bhpubl @publicl. tpt. tj. cn

<http://www.bhpubl.com.cn>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

850×1092毫米 1/32开本 插页4 印张10 字数192000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5306-2597-7 / I · 2316 定价：14.00 元

目 录

杂 览 浅 言

精神贵族赞	(3)
茨威格之死	(8)
鲁迅与笔仗	(14)
自 疑	(19)
宗教之果	(23)
吾身吾生	(29)
谋略之海	(35)
《三国》别解	(39)
《水浒》闲语	(44)
文人画·年画	(48)
隔帘看月 隔水看花	(52)
文人一种	(57)
聊侃“后吃”	(62)
自杀,被杀	(67)

鹤鹤之歌	(72)
“傻”是境界	(76)
自古相轻	(81)
文人之德	(86)
计东尺牍读感	(92)
为大于细	(97)
异 端	(102)
渊明魂	(107)
女帝的悲哀	(113)
话说百家争鸣	(119)
文化反省六题	(125)
如 常	(142)

读画品传

欧画味赏录	(149)
大师之私人生活(札记)	(193)

浮生琐记

生于六十年代	(223)
说说我的懒	(230)
平生一怕	(236)
少年伙伴	(241)
过 年	(245)
乞丐的“变迁”	(249)

暧昧之爱·····	(253)
火车上的女孩·····	(259)
你好,安迪·威廉姆斯·····	(269)
户口变更·····	(273)
文人之于电脑·····	(281)
吸烟者·····	(287)
沐 风·····	(290)
弈·····	(294)
棋 具·····	(297)
吊 嗓·····	(301)
小工匠·····	(304)
猫·····	(308)
人性的足球·····	(313)

杂览浅言

精神贵族赞

圣者克利斯朵夫渡过了河。他在逆流中走了整整的一夜。现在他结实的身體像一块岩石一般矗立在水面上，左肩扛着一个娇弱而沉重的孩子……

——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第四册

许多年前，当手中的那本巨著被翻到最后一页时，这几行字深深地印在了脑中。我知道，我会将记它一辈子的。对于我的灵魂来说，《约翰·克利斯朵夫》始终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尽管世上神异的、精致的抑或有趣的书籍千千万万，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意义很少被它们取代过。当然，它距离这个时代也许很遥远了，它所发出的声音也因此而模糊，而杳弱，在某些人耳里甚至可能有些古怪费解，但我一直记着它，渴望着它。

你必须承认世界上有被称为圣者或英雄的这一类人，虽然他们或许已经不存在于现实之中——这丝毫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却无疑存在于历史 and 精神的形态里。我们只

须提到遭放逐的、在诗国中听候未来的正义钟声的但丁，以及歌德笔下那不倦探索、跟自己拼命搏斗、灵魂终于归于纯粹和宁静的浮士德，就足够了。

这一类人，我想可以称之为殉道者。

但是，今天我们经常听到有人以戏侮的口吻谈论殉道者；他们不光嘲笑殉道者本人，索性连同他预备为之献身的理想一同嘲笑了，在这些人看来，世界上哪里还有什么理想，哪里还有什么值得相形之下能使个人的荣辱、死生变得更渺小的事情？

他们是一些享乐主义者，而享乐主义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冠冕堂皇，“欲望”这个地道的动物本能的字眼如今披上了“人”的外衣而振振有辞，甚至至高无上，以至于骨子里是在苟且偷生的人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真正的和唯一合乎“人性”的生活，便是追逐快乐——性的快乐、花钱的快乐、堕落的快乐……等等，除此以外，亦即除了快乐以外，一切都是虚假的，都是无谓和无用的。譬如说“理想”，它能带给人什么呢？不要说女人、汽车、权力，连一块面包也带不来，其无用以至于斯，所以向人鼓吹“理想”，无异于欺骗和谋杀，让人们可怜有限的一生在空幻的等待中白白地耗掉。

显然，理想主义是不可能向生活中很多人推荐和普及的，那不符合他们的现实利益。相反，享乐主义者的雄辩则很能投一般人所好，从而具有广阔的前景。在这一点上，殉道者要有自知之明，尊重享乐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执掌着舆论的牛耳，并承认自己是少数派，是被潮流遗弃的人。但

是，享乐主义者不要试图以自己的多数派地位来取笑殉道者们的孤独和倔强，那样一来，恰恰等于赞美了他们，因为他们所自豪的原本就是这种少数派姿态。享乐主义者也不可以不明智地就殉道者的不合时宜、不甘俯就于现实的性格表示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否则，反而会引导人们认识到殉道者的精神与行为的历史理性因素。

总的来说，殉道者的概念的确包含了上述两种含义，即“少数”和“非现实”。你不可能要求一个时代存在许多这类人，也不可能让生活接受历史原则而非现实原则的支配——假使竟然出现了这种情形，那么反倒极其不正常了。但是，一个时代，任何时代，总会有很少一部分的殉道者，尽管他们力量非常单薄，备受讥疑和排斥，但谁都无法制止他们的产生，这同样是必然的。他们或许对人们的现实生活毫无用处（准确地说，应该是现实生活丝毫不需要他们），不能解决人们任何的实际问题，可是，历史需要他们，人类的（作为属类而非个体的）根本利益需要他们。他们选择命运而不是被命运选择，他们饱经磨难却绝不放弃信念，他们体现着人类生命的庄严性。

透过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一生，你就能领略到典型的殉道者形象是怎样的。他终生贫病，命乖运蹇，除了奥里维这样的极罕有的同道之外，他没有朋友（尽管他那么的渴望友爱），不被理解，不被接受。几乎可以这么说，人能从现实享受到的好处，物质的也罢，荣华也罢，温情也罢，在他这里是一无所有的；然而，他在另一个方面却极其地富有，这就

是他个人的精神世界，就是他作为人类的良知、信心与勇气所保持住的那份纯粹性。他抛弃了常人所要的一切，而占有了这唯一的東西，事实上，也只有如此，只有在拒绝了多数人孜孜以求和现实慷慨赠予的种种利惠的前提下，他才成为自己精神的富庶者，换言之，成为通常所谓的“精神贵族”。

在中国，若干年以来“精神贵族”一词莫名其妙地成了意指着苍白、游手好闲因而就近乎于可耻的字眼。我无法理解其中的逻辑。难道人们真的不懂得这个词意味着何等的艰辛、困厄、落寞、磨难，意味着苦行僧式的直至自我流放的生存选择吗？什么人“精神贵族”？屈原是，杜甫是，曹雪芹是；他们顽固地信守着自己的操行，藐视现实原则，公然傲称“世事皆浊我独清，世人皆醉我独醒”，也许出言不逊而有伤积极认同现实的芸芸众生的虚荣心。但仅仅因此“精神贵族”们就该遭到嫉恨、中伤和贬损吗？或许原因不在这里，而在于人们见不得这“贵族”两个字，如果是这样，人们对于“精神贵族”的警惕倒不乏可理解之处，但也只能限于望文生义这层误会上。对那种凭籍血缘、金钱、权力而跻身于“贵族”的人，无论怎样报以鄙视和反感都不为过；然而，“精神贵族”与这些东西一点瓜葛也没有，“精神贵族”无利可图，压根儿不是一个阶层，也没有任何人“天然”地属于这个行列——人们误认为知识分子就等同于“精神贵族”，这是无稽之谈，事实上，今天即便在人文领域也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对于精神的求索趣味索然。“精神贵族”与一个人所处

的地位、所从事的职业等等没有关系,它是一种秉性,一种品质,是人的心灵和精神特征在其价值行为上的反映,归根结底,“精神贵族”只是一种人生向度的选择。

诚然,人是可以有多种选择的。

茨威格之死

当初，得知斯蒂芬·茨威格系自杀身亡，感到非常意外，尽管他曾替他的主人公（例如《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里那个不可救药的年轻赌徒）安排过这样的结局，可是以我的想象，茨威格似乎不应该属于会采取那种举动的人。

第一次读他的作品，已经是二十四五年以前的事了。那时中国还处在“文革”中，我大约十二三岁，一次很偶然地在—一个姓王的邻居青年那里，见到一部竖排本的《巴尔扎克传》，如今早将出版社、出版时间和译者忘掉，但茨威格的名字却深深地留在了脑子里，因为写得实在是好，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仍算是我读过的最好的人物传记之一。

八十年代以前，茨威格这个名字在中国人眼里显然不值得太在意，对他的翻译微乎其微。八十年代初，茨威格在中国却忽然声誉鹊起了，一些翻译文学杂志竞相登载他的小说，各种各样的外国小说选本也开始把他当作不可忽略的挑选对象，不久又连着出了几本他个人的小说集。其间，

我正好在念大学，一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篇《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可谓风靡了每座校园，女生爱读，男生也很被他打动。他的小说，跟一般欧美作家不大一样，理性的哲学的或社会的力度，可能是稍弱一点的，但那盎然的诗意、朦胧神秘的命运感、优雅的气息和清淡的语言，似乎也没有别的作家的作品能与之相比。这一点，作为东方人，我们或许更感亲切些，至少在我的感受中，茨威格的语言的味道，以及那种含蓄的哀而不伤的格调，与中国的文人气质彼此很接近。不过，也有比较陌生之处。回味茨威格小说的情境，我每每联想到一间绿草坡上的干干净净的白屋子——它是舒适的，也是宁静的；不寒陋，可也不奢华，恰好在朴素与安逸之间；不像高耸着尖顶的哥特式大教堂那样辉煌崇高，也不像破破烂烂的贫民窟那样阴暗压抑。我暗自把他的小说视为中西欧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态度和趣味的最好的体现者，里面缺少类似于歌德、托尔斯泰那种非常伟大的、须仰视才见的东西，缺少雨果、狄更斯、左拉的社会批判性，也几乎没有乔伊斯、卡夫卡、萨特、加缪的艺术反叛性，甚至没有罗曼·罗兰的激情……我们一般习惯的欧洲小说，都是后面那一些，追求很大的境界、很深刻的思想、很强的冲突力，像茨威格这种不温不火，偶兴微澜而总体上平静如水的小说，很少看到，正因此，他才令人觉得特别和新鲜；读他的小说，你总像在跟一个修养极好、心地纯净、情绪平稳、善良和蔼的绅士交谈，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样的作家，如果一定要找出这样一个同类，大概林语堂算是比较

接近的例子吧？

那么，有谁能设想林语堂会以自杀了其一生呢？

但是，茨威格却做出了这种举动。

这正是我当时得知此事后诧异不止，沉思良久的原因。

1942年2月22日，茨威格与其妻子在里约热内卢双双自尽——他是作为奥地利犹太人在自己的国家被纳粹德国吞并后，流落于此的——他留下了一分遗书，里面写道：“我向所有的友人致意！愿他们度过漫长的黑夜之后能见到曙光！而我，一个格外焦急的人，先他们而去了。”乍一看，以他的犹太人身份，在纳粹将世界拖入“漫长的黑夜”的现实前，陷于绝望而自杀，是完全解释得通的。然而，细细地想，我们就很难满足于如此粗率的理解。早在1938年，茨威格已幸运地离开奥地利，摆脱了纳粹魔掌的控制，换言之，至少就他个人的生存处境来说，并不像在纳粹掌握之中的犹太人那样走投无路；其次，谈到精神痛苦，从纳粹统治区逃离的犹太知识分子数以千计，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科学、艺术、文学中犹太民族的优秀的儿子，他们承担和所感受的精神痛苦，跟茨威格当无大异，但自杀的却很少。

最终，原因还要到他个人生活中找。茨威格生在一个富商之家，各方面条件十分优裕，自幼教养极佳，也就是说，他从环境那里领受到的，都是世上好的与美的东西，这一点，从他的文章和思想，我们能看得很清楚——通常，他总是使我想到了音乐家中的门德尔松，这两人在诸多方面颇为相似：同样是犹太人，同样生长于安宁、富庶的家庭，同样以注重

和谐而非冲突的艺术风格著称；保罗·亨利·朗格对门德尔松的两句评价：“平静与明澈”、“理智和文雅的趣味”，在我看来，可以一字不易地用在茨威格身上。总之，对一个那样地虔信着自由、理性的价值，认为历史只能以这样一类字眼书写，并且过分习惯于健康美好的事物与生活的人来说，他的神经，能否经得住希特勒德国这种人类史上亘古以来所未有的丑陋产物，完全是个疑问。

如果说得更透一些，则茨威格的自杀，乃是西方的文明与野蛮两种力量相互激烈冲突下的悲剧性结果。近代西方文化，一直被奉作文明的典范，不单西方人这样看待自己（同时视其以外的文化和民族为野蛮文化、野蛮人），而且，借助于它在科技、社会制度、经济生产上的成就和领先地位，迫使整个世界接受了这种观念。直接来看，西方文化对近代世界文明发展所做的贡献是不容否认的，或者说，它作为近代世界文明进程的代表地位是不容否认的；不过，我想很多西方人对于他们文化传统里被引为骄傲的文明成就所掩盖了的，而在深层次里并未消除的，相反仍然十分顽固的野蛮性的另一面，缺乏清醒的认识，这种野蛮的根性一旦条件适合，就会爆发出来——这类事例，在近数百年西方崛起的历史当中，大大小小多次发生，除去纳粹德国所造成的世界范围的浩劫，还包括殖民主义者在各大洲的海外掠夺、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澳洲白人对土著的强盗行径、北美欧洲移民对印地安人、印地安文化的毁灭，以及直到最近才垮台的南非白人政权对黑人长期血腥统治……等等，这些事例，